

卷二十三

賓浪錄

諧史

歸田錄

卷二十四

孔氏雜說

塵史

吹劍續錄

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犀

咸應類從志

逸史

西徵記

碧云霞錄

宵縈錄

湘山野錄

心記

駮

二十三之二十四

說

黃阿順

說郛卷第二十三

賓退錄十卷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莫千門臨欲鎖紅莊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未新上曲內官簾外送纓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綉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益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

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宝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擁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照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簾報望陵歌舞夜，明朝添爐歆蕪薰。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看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貳首。夫人新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世又有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托者。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孝學士院朱梁徒置汴都石，番云耶律德光道輻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為土人李季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別刻以敵。李死，其子乃出之。宋

景文公始買真公帑，蔡芑云。宋景文師定，日有季究李姓者，藏此石死於妓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敵。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遊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敵。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亭序，真蹟使趙模搨以下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與作牡丹賦，刻之碑。陟世号定武本。蔡條云：定武本乃江左祈傅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牧畜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送會稽之而藏於家。後戶絕，此質沒縣官人始見之。同里諸定帥之便坐壁云。

熙寧間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推乃古刻歸長安，正厚之。順伯云：紹彭竊歸洛陽，周希稷公薛帥求之，不得其

猶子紹彭聞公厨有石用以鎮肉取親之乃刻牡丹賦於碑陰者遂
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表說友起名云薛帥正至定惠模打有芦自刊
別本當譙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以歸
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時郎師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
而还之壁後薛向來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
大觀中榮苞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勛皆曰宣和 詔取寘宣和殿王
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置合龍置睿思東閣之壁明清
之父錚則云置之辰嶽瑪瑙亭蔡條云大觀初祐陵方上文博雅詔索
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人靖
康之變虜襲以紅毯輦歸榮苞云宋定因葺後使虜云今在中

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凡向方珍異之物悉為群明輦歸獨此石虜
所不識遂弃不取建矣初高宗駐驛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
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秋復南寇大駕幸浙失於倉卒
之際紹興中向子閏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

今東南諸刻無能方佛者天台桑澤鄉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
其詳與昔參會衆說甚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遠
之辭居多諸說之意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求能定其孰是孰非然
薛帥正長安人王順伯謂以携以歸洛宗忠蘭守汴日夕從事戰
守且其天姿劉正王仲言謂其為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
不敢謂然開元年置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

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灵素 林灵素初名灵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祕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名遊神霄宮覓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近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灵噩風兒如旧識賜名灵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灵元妙生先生賜金牌魚時入内五年築

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恠命灵素治之埋鉄簡長九尺於地其恠遂絕因建宝録宮大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寢籙壇詔天下寧能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皆灵素所建也灵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公醮儀校冊經灵篇剛脩註解每遇初七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街親王中貴士俗官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道奉道矣灵素為句不一正上每以聰明神仙呼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西府班工思明達后欲見之灵素後為葉靜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謂灵素曰朕昔致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感合

興改正將佛刹改為宮觀釋伽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天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執間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今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聞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垂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名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及神霄甲子之神燕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救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無礙神慶侍宸靈素寃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詩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

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覓四海閑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統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李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為僧行不喜改道故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為上土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具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賺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卓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以駕上遵幸真宮引京開金鎖同入無一物粉辟土明窓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

二者水自太子而得祖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
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上表乞骸
骨不允秋九月金臺上言靈素妄故汝字疑恐是訛字遷都妖惑
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携乃夜被行出言十一月與宮詞溫
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携乃所上表見太守閻丘頴乞與繳進及與州
官親黨訣別而弃生前日卜墳于城南山貳其隨行弟子里城使張
如晦可掘穴深伍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
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城墓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
遂已此耿延禧所作素靈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
增易一字今溫州天慶宮有題御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

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遍真
宮林靈素

十幹
化氣

世有十餘化五行真氣之說說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梁之

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申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巳化
土它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則辰也甲巳得戌辰屬
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八駿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驥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
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曰綠耳王子年遺拾記載穆王八駿馭八龍
之虎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本霄四名起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
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赤松子 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松子

東宮官 前代東代東宮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而復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百二十刻 韓文公紀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民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為度矣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畫有韓禹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夜盈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令世曆皆一百刻奉成教耳實九十六刻也每時分別為初之正初刻一日合二十

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摠而計之為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鼻州風水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曰鼻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

耒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岳馬大元帥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空元帥或統

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攷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為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吏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為名乃自近年改為諸道宜却復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吳尚遠若天復則耳目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也元帥之名肇見於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

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寢多然矣天下兵馬元帥授元帥則始於唐平大元帥則始於從榮唐未嘗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西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故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為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化李光弼房琯皆嘗真錢氏維之全忠自置昇偽命不足道也
魚萬數 諺謂物多為魚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客土漢書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䟽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魚氣之語蓋又近古云

米斗三錢唐太宗時米三錢後世以為美談天監四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錢者又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聞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稱也東魏元象與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為次矣

分䟽世俗謂自辨解曰分䟽平顏師古注袁盎傳不以親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䟽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先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䟽則北朝暨

唐已有是言矣

觴政 容齊俗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唱遣輸長
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住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
酒令余按皇甫嵩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
子擲自出手六人依來飲馬堂印令來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
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來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
章次改鞍馬令不一章又有旗旛令閃摩令執打令今人不復
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
始於殺囚之令唐世最盛樂天詩如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打
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籌攢米碗紅袖拂骰盤之句不一不

時如洪所云本朝歐陽文公忠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
皆出於適然其說云九射為一大候而寓以八候能當中鹿居下
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左物各有筭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
以為群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為酒裊起於爭之
而為勸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為功則無
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之非觥也無
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反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
也終日為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
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
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

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罴中皆則在席皆飲若
一物而中再則視批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
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用既飲醕射飲籌新而屢
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
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變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古陵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奉其二書祕閣
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奉則司貢奉得
祕閣則助司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奉并祕閣自
受罰酒後之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二人伴
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既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

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
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李士時人號為館主人又云祕
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
不得以司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奉祕閣既探得
卽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
十人則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報罰巨觴別行令古
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為章衡搜出賦
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塵市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克帝
神且聖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如高山近歲李寤之如圭作
漢法酒云漢酒法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

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
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
守者太令太守以佞幸酒濼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
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別奉劾劾丞相司直則
劾之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辨之罪其不直者劾丞相御史大夫
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
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不畏疆禦
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汎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中書令
者事虽皆中酒泉太守亦自劾下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劬諸劬
自劬得罪者皆降乎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

下之蚕室弦歌詩為新声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古酒令也錢用漢制
為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缺御史大夫行
承拘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飯飲者皆即飲之或未奉飲者亦可
計集者之數以為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一籌除官既周親其
籌以為飲齊三籌者即飲之二籌者與其籌等者決之一籌
則留以須後令藏所不及者比付泛事云令館閣有小酒令一卷
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勸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諛撰酒令
在焉王籤詩一卷皇朝知默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為籤使探得
者隨文勸酒鑄字海器郴州人釣鰲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為
鰲魚之屬作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數各有一詩人有采珠

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為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數亦各有一詩又有投卧瓮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筆草嵇康劉伶阮孚此間遠籍似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首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舌經唐上官儀嘗奉敕削定史道之玄續注蓋采周梁簡文數家之書為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為之唐陸秉撰為十五句以伐侯擊毬以觸之筭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倖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續石

古似孫締畧已詳此不重出

絕倒 晉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談道乎子絕傾令流俗謂大咲為絕倒非也

家公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忠三稱其父曰家父母為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咲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者田里暇人^方有此言之推比齊人建今幾也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母之名少耳山簡謂年幾三十為家公所知蓋指其父其非祖也

十三月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蛰

虫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十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一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二月曾氏自備但記陳寵寵一事云

黃巢詩 陶穀五代亂絕載黃巢遁免後髡髮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山上飛鉄衣着盡僧着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独倚危蘭看落輝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筆于揮塵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師詩窟易桀裂合二說一元集可攷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尽擁禪衣石榴園下橋生處獨自閑行独自歸其二曰三陷思明三突圍鉄衣拋尽繼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凭欄干望落輝陸放

長年三老 翁入蜀記載其父入純後兒州丹入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項小使頭長年三老

灘錢 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稍工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登灘錢高浪中之語盖如此目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為博亦信矣

金門羽客 食人肉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号金門羽客事見庐山記祐陵賜林灵素號用北故事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異謂籍以來末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尚書

在鎮好人肉虛實咲曰人肉腥而且腥而爭堪喫五代史長人從簡
家世屠羊以簡仕至左金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侯
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忘吳將高醴好使
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又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東朝王維
勲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石監門衛率府府副
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
而食之以楷積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
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
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又傳有
此語

漢建安二十四年其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之下為請命醮
之法當本於此頌呪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羅磴
靜攀雲具逸雪壇黨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
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
未回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
載詩三更禮星斗七七服丹霜節能詩符呪風雷惡朝脩月露
清此言朝脩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祈書內官
扶上昼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
已如此此高氏緯畧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
世之醮蓋其遺意時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

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曰尸
軌真人制接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
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度三
十五人魏武文帝幸周謁陳識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
四十九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所書諸詩亦有非為道
士設者

王建宮詞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它人所作今乃知所不知廣
蓋有建自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見九十首蜀本建集序可攷後
未刻梓者以它人十詩足之故尔混教余既辨其人矣尚有二首殿
前傳點各衣班前傳點名對西未人詔蛩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

偷覩正南山死央瓦上忽然声昼寢宮娥夢裏敬言元是吾王金
彈子海棠巢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於洪文
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
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殿教開卧鴨池畫作天河
刻作牛玉稜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如穿針夜教賜親登乞巧樓
春未曉困不梳頭嬾逐君王苑北游製向王花堦上坐簸錢贏得
將二等紅燈搖裡看春雲月上三更宜宿分金砌雨未行步滑兩人
擡起隱金裙蜂豔蟬翅薄鬆鬆浮動極頭自有風一度出時
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偏官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
中自有歌声好不問從初夸阿誰彈媒玉指兩參差皆扁臨虛聞

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完轉黃金柄白長青
荷葉子昼死夾把未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
加減頻水灑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
人藥重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鬢
衣騎馬繞宮廊

婢僕詩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
能噙空腹茶魚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此曲尽婢之情狀乃
知古今如此

羨類 漢高帝封兄子信為羨頡假虽以其母轅釜之故然按括地
志實有羨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里注史記者不引此類師

古漢書但云頡山在音憂言其母憂羨金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
爵号耳非縣色名皆不深破也

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 書檢張傳明府以稱太守
除老叟稱劉寵劉翊稱和拂高獲稱鮑昱皆然

首卷書王平甫所云花蓋宮詞三十二首今放王恭簡牘成都集
記二十八首尽筆於此庶真廣了然五雲樓閣城間花木長新日月聞
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昆山會其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持太陽
淨秋瓦玉階橫水岸鄉炉香燕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揚郡絲亭
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昼船未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
池鳳苑夾城中曉鍾声断嚴汝罷院丁紗窗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

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人行辛處黃金閣子鎖牙床安排諸院
接行即水檻周圍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綉毬盡鋪龍腦鬘金香火城門
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隄紅艷立春風厨船
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
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蓋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
與官姓三面宮城盡夾墻花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
亭臺繞岸邊離宮別院宮城金板輕敲合龍笙夜夜月明對底
榜地長有按歌院声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終唱永知名將感票
耒抄譜先按君王玉笛声旋移紅剗劇青首宣宣使龍池再鑿開展
得採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漫

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化承寵住龍池歸地焚香
日午時等候大家耒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詞詩才人出入每相隨
筆研將耒繞曲池能向綠牋書大字忽防禦製寫新詩六宮官取
捻新除宮女安排入盃盞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
面曉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嬪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耒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
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奉袖傳
声先喚近臣耒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
掛御幄管絃声動立浮油供奉頭耒不敢爭止棚專喚近臣各內
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殿前宮女捻纖腰初奉乘騎怯

又橋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把鞍槁，自教宮娥學。未毬王
鞍初跨，柳腰柔上柵。知是官家，遍遍長羸第一。

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
水門斜週，菴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
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開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
逢，晷畫船飛到浦中。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
浦衣結月頭。交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
多不應，含羞走過御床前。

書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卷啓云：奉敕遣臣評
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譏臣斟酌，
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今法帖第五，烏智果此書一
段，謂梁武帝評評書中興館閣書日，亦然誤也。

其畧云王僧處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
不端正變變皆有一種風流王子敬書如何翔少
年皆光月舉軀脊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
人不堪位置而卒止羞澁終不真阮研書如貴
胄矢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司書如晉安帝
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鹿人抗
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罔
南岡士夫涉尚風執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
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軀甚峭快吳拖書如
新亭儉父一住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產

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敬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
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
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同
達奕奕如有神力程廣半書如鴻鷗弄翅鵠
頑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
仙人笑樹李鎮東書如夫容之出水文綵如鏤金一
旦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
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
韻音統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微
自得李岩之書如鏤金素日屈玉自照薄紹之書

如龍遊在霄縵縵可愛雀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
單枝那鄴溥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宣官書如
鵬翔未息翮而自遊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
能伯英書如武帝愛道馮虛欵仙衛桓公書如插花
舞女援鏡笑春素請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
鍾繇書如雲鶴遊天郡鴻戲海行澗茂密實亦
難過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
智永書經氣骨青隄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福
性方循絕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戰馬奔動
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粮道士神定

雖清而体氣波回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卒
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隄
無一点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噲排突硬弩
欵張鉄柱將立昂然而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
小德民卒動屈強礼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
容温厚卒止端正敦尚名節躡氣純白沈轉詩
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清自骨法清虛用越如
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隄而鋒兩交加錢易如
美丈夫肌躡克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躡
態嬌嬈行步緩慢多筋繁華蘇舜欽如五陵

少年訪雲尋雨驟馬青山醉眠芳草狂歌院落
張天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
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
文章說曰李嬌嬈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
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如孤峯絕岸壁立前仞
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
矣閔朝隱如麗服靚收燕趙歌舞觀者志疲若
彩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柰何說曰韓休
之文大美元酒有曲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
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繭素練

寶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璫裾王粲雖爛然
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
運詩如夫容照水顏延年詩如銷綵綾金梁鍾嶸
云范雲詩宛轉青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映
梅如落花在草張芸叟詩本朝各公詩梅至俞如
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覓屈膝石曼
卿如飢鶯乍歸迅送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
成醜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之音
眼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
開午矛森然見之不覓今人心懷子細檢點不能無

利鈍郭功父如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
劉中宏以壯塵土黃詩序謂東府自唐以來杜甫則
壯麗結約如龍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
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廣東霄司文字長樂
敷器之陶孫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為詩評
曰固暇日與弟姪輩論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
燕光將氣韻沈雄霄子建如三何少年風流自賞鮑
明遠如飢鶩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島帆
風日沉麗陶澤彭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
如秋水芙蓉倚風月笑常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

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未葉漸脫杜牧之如銅丸走
板駿馬駐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
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道士兒悴而神不傷劉夢
得如錢水雕瓊流光然李白如劉安鷄犬遺嚮白雲
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
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魚補多慈孟東野如
埋泉斷劍臥磐寒松長籍云如優工行鄉飲酒酬獻
秋如時有淡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曉孤吹李
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鉄網綺畚壤妍要非適用
今朝蘇東坡如屈住天漢倒連滄海變眩百恠終

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璣止可思之宗廟荆公如鄧
艾絕兵入獨要以資絕為公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
官祈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閩河放沼
瞬息無声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
皋獨啜深林孤芳冲寂自研不亟識賞蘇子蒼如
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吕居仁如散平安禪自能竒逸
其它作者未易殫陳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世後莫
能擬議

東蜀揚天惠謨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漢地廣
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

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回鄉之地為田五百二十頃有奇
然杭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
鄉之產得附之子一十人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為多魚
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歲徵甚凡上農夫歲以善田
待處前期折空田一再耕之蔣斧受苦巢糜其中
比苗稍旺并根葉耨覆土下後耕如初乃布種每畝
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為壠五尺為符終畝為
符二十為壠千二百壠從無衡深赤如之又以其餘為
除春陽墳盈丁壯畢出䟽整符壠以需風雨風雨
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持之既又挽州為援以御烜

日其用功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
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出龍州齊歸亦開青墟小平
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未擷以秋盡九月正其
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黃莖
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勸窳以故富之室
之入常美貧者雖賤畛或不盡然又有七月采者謂
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
多不能常熟或衆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不克或
已釀而腐或以暴而擣若有物焉昧為之故園人將
采常禱於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法用醴醅安盂室

淹覆弥月乃發以時暴涼火乃乾定方出壞時其大有如
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难得蓋附子之品有七
實本同而未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而傍生者為附子
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為鬲子又附而長者為天耀又附
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者出為側子又附而散為
漏籃皆脉絡連貫如子附母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
不得與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而
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得其實特大以其
凡也附子之形以樽坐正節角少為正有節氣多鼠
乳者次之刑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附子之色以

花白為上缺色次之青綠為下天確烏頭天佳以豐實
過握為勝而漏藍側子園人以乞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
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游宜之陝輔之賈統市其下
者閩浙之賈統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
貴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是人有知藥者
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及以上皆良不必及兩及可言
此近之按本草經及任載附子出犍為山谷及左山
南嵩高齊魯間以今敬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采為
烏頭冬采為附子大繆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為
側子愈大繆與余所聞絕異其所謂畫說書不如無

者類耶以上皆楊說古涪志既剛取其略著于篇然又
云天確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漏藍天確種
如香附子凡種及取為糟傾邪之處勢下廣而上狹宜
種其間其先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惟使然亦人力有
以使之此又楊說所不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確非
一本矣揚說失之本少菴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素毒附
子也一歲為同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為烏頭五
歲為天確蓋亦不然隔子天佳漏藍三物本少皆不着
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確附子一物春秋夏未各異也
寓言以貽訓誡若椰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

為虧然亦不無補於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
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海藻吳五百是也朱
之文白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平一賢異
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关之然地寒力薄終
奉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地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
鼓帷帳帷帷備一富人名智志語之曰吾將遠擗今以居
第貸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之皆听子用不計期年
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披羅拜
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
偏觀居第富寶備嚴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圓仰

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秋隘心鬱然不樂名網紀僕讓
之曰此高廣而圓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旧營
新狹者廣之庠者增之曰此如以當寒暑如以以蔽風
雨既藻其椽又丹其楹至於衆籌積灰扇蝇攘蛆皆有
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又善奇智士躬執郊帚與役
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昼夜廢眼食功：焉惟
恐圓之未美也不覓閱奉成未落也忽閤老奔告曰阿
郎至矣智士倉黃弃帚而趨迎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
樂乎智士悅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周周是務初不知
堂中之温畚別館之虛凉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

竹之勝吾未嘗經因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幸觸
絃網琴瑟塵埃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第復歸而吾
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難悒
而死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之曰子奚笑哉世
之治圓者多矣子奚哉蕭之文曰吳咎春南闌凌為
寓言斬之曰准石浮屠客吳白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
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錄而械之符為移
授五百使獲而返之准在五百詬浮屠曰狂髡坐尔乃
有千里役吾旦尔若也每未辰蹠之即起批扑驅其後不
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

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墨衣之且加之械而繫為
頽壁而逃明日：既映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
頽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衰則墨驚循其首則
不髮又械且繫不能出戶大乎送旅中曰狂髡故在此
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以吳人亦自笑也千岩老
人曰是人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
我也均也是不為榮悴有加損為者也厖寄以見榮悴
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邪晨悴而今榮儻來集其身
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月隨所寄而故曩其之延者
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其

吳五百果有間哉吾故人或驥、華要當書此遺之二文
朱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理尽性以至於至堅之落
地而驅區、逐末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
以愧夫流而至此也讀之悚然為之汗下

城隍神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
復有城隍故唐李陽水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
有亦然城都城隍祠太和中李海裕所見李白作為
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
鄉音社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祈雨文二首它自
如韓文公於潮趨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

亦有胥井鷓翔危磔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
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
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獨唐而已開域中
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禮之八蜡祭坊與木庸者
今按禮記註水庸溝也正義云坊者所當以畜
水亦以郭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
隄防水庸蓋今之溝澮也方之城隍義殊不彰今
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錫廟額或致封爵未命者
或襲隣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
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何言哉負城之

邑亦有與郡兩立者獨彭既有城隍廟又有羅城
廟袁州分宜縣有城隍廟又有縣城隍廟尤為創見
以余聞見所及攷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
後唐清泰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
並命今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
保順通惠候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封
崇福侯清泰封吳海保閻王紹興初賜額顯寧今
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州則鎮安廟順濟顯應
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候筋州則利貺廟靈
祐順應顯王王袁州則顯忠廟靈惠候濠州則孚

應靈助候達寧達寧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候建
康之罪漂水則顯正廟廣惠候泉州惠安縣則寧
濟廟靈安韶州則明惠廟善佑候成州則靈應廟
英佑候有廟額而未爵命濟韶祐候邠武軍則
顯祐廟神濟訓順候太寧則廣惠廟靖惠孚者鎮
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海府威澤楚州靈顯
和州孚惠襄陽孚濟汀州顯應珍州仁貺靜江嘉
祐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曰皆惠應前代賜爵
而本朝未申命者胡州阜俗安城王虔州龍泉縣
廣順候鄂州城隍萬勝鎮安王城隍二子赤正元中

所封王號越州蕭山縣用郡城隍初命稱崇福侯
昭州立山縣為蒙州時封灵感王台州五縣吳越時
皆封以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岩曰水寧天台曰殆平仙
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溫富祿侯
慶州仙都侯臨府錢唐縣安邑侯臨安縣霸國侯
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新昌益城王潭州定相公
泉州明烈王漳川興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
福將軍功州大邑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數
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
之號未知所自寧國雖有灵護額而爵稱右丞

不可得而詳隆興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海
王故贛州稱輔海廟南康軍安慶府及譚之益
陽太平之蕪胡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撫王復
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海王或輔德顯忠
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以為稱也神之
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吳元復州
江陰以為周奇吳州陸合以為英布和州為范增
襄陽之吞城為蕭何吳國軍為姚弋仲紹興
府為龐玉石龐堅四世祖事其唐書忠義傳蓋嘗
歷越州總管鄂州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屈

垣吳尚書僕射冕之子合州治蓋其故居筠應智
項唐祁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
嘗知縣鎮漂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筋之新昌
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具之曠祀陳長官慶元昌
國記邑人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目兩不接者尚
闕如也承潘漆三州及尊義軍未廢時皆嘗錫
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曰昭祐漆曰寧德遵義曰
懷寧承州則又有靜應侯爵今承為綏陽縣遵義
為寨皆隸珍州漆播之地則祈而入於南平之境
矣嘉祐雜志載吳春卿為監安宰聞故言錢尚

父方睡湯餅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瓶
此童先知吾意不可殺遂殺之後見其為厲乃封為
霸一作屬國侯使永為臨安土地故塑像為十餘歲
小兒今不知塑像如何而土地之稱已轉時為城隍
矣太平廣記宣州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
言晉桓彝也與所傳不同然彝今亦別廟於經紹
興辛未陞川守沈說將新城隍祠夢人賁文書
來稱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恠淳
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卒郡人遂相
傳為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羊諤有城隍廟

賽兩絕句二首余嘗最城隍爵號後閱國朝會要
放西北諸郡東京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
聖王大內別有城初封昭貺侯後進爵為公拱州昭
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為宋襄公之媚開德府顯
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侯濟州黎陽縣
顯固廟護伯宅皆無聞蓋東南南城隍之盛多近於
近世此數者亦微廟朝賜命耳

又十三條在前第二卷內合併入以

諧史二号

宋沈微 兩言人

霸王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尔苟人未當

死而命或未衰則縱使為妖為孽苟能禦之次正亦無如
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所前後
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為守居之無害先是此
邦頻卷太守人言下山五項羽居郡所稱听事以致
多不利於太守何季恭之独不然也肖惠明恭始初
亦守是邦謂綱純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害
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余張弓挾矢向
惠明既而不見因發皆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
惠明從子也後亦為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士人名
為憤正甚有靈驗於郡聽事安床幙為神座公私

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再拜祠以軼下牛克祭而避居它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声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以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羽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罔兩假羽名以與禍福何獨貽害於蕭惠明而李恭彥瑜若無聞焉此無它惠明之死期偶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零川城之北門有祠号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廟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宜奉節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

迁入城

賢上夫婦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仁懷之官揚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劍及下戶期會促追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到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于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免下戶之輸亦是一辟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吁今人則金蓄穀倍息計贏過矣荒而幸余價之高遭難危而窖藏之

密者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邪

忠僕四明戴猷可者疎則尚氣喜從賢士大人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賓客見過必延飲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猷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坎暴承家業之富用度無藝制里中惡少因得婁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魯魚鹽竹木之利尚存曰僕揚忠所掌猶可賴為衣食資遂往焉揚忠見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同有之物仍覆妾為其游其泛輩聞之又欲誘其破蕩別業揚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

徒會飲乎蒲揚忠挺刃而前批其尤者粹首頓之地

數日我事主人三十余年即君年少尔輩誘之為不

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別業汝必卻之靡有孑

遺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執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

伏地受刃其人哀哭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揚忠噤斷

良久收刃却立曰尔畏死絕我邪其人號曰妾不敢復

至忠如此貸尔命倘或見欺必屠裂尔軀而復已

遂出采帛曰可負以亟去其人疾走忠還揮涕謝

伯簡曰老奴驚犯即君即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

老奴尽心力役不三二年旧業可復不然而再與輩游

老奴當焚資自沉於海不忍見卽君餓死以貽主人
門戶羞也伯簡慚泣自是謝絕群不逞猶謹自守一
聽揚忠所為果三年盡復田宅揚忠事之弥謹吁揚
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禍敗以而
取之者孰非揚忠之罪人乎雖然求之揚忠倩類中
固無有也求之士大夫當國家業危亂有能植悔屏姦
不負其主之付托於存亡可欺之祭若揚忠者予恐
千萬人不過焉悲夫

真文 度曆中具賦王則以玄說率衆開門不軌漁
城中子女無如趙氏每致帛方端金千斤聘為妻且

曰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士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柰何
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旅人守之以所得后衣服之女曰妻賦何
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注女登與自殘于吳中賦戶盛禮
待之聞報皆失乞而罷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縱城逃者
七十四人懼為賊所魚肉故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
呼識去就知廉恥伏節死義者天下皆是望士君子而
不以望黎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
民家耳表之節乃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
之所未嘗望者使士君子乃号為男子者觀之寧不
有愧於心耶

烈婦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漕閘中之女也嫁同郡士
張弼建炎已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事肆鹵
掠和人大恐人弼與隣皆注裕溪避則賊獨徐氏不去
為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
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力小勢弱不
能斬汝首寧為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惠以刀割
徐氏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目視霄漢抵掌大言節
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
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能顧死其秋霜烈日
爭嚴嗚呼壯哉

八大王周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穎悟廣穎豐頤凜
不可犯名聞外夷天聖以來太宗諸子獨元儼存仁宗
尊寵尤異儼好坐木馬遇飢則觀真上飲食仍奏
樂于前或終日在上酣飲度曆四年封燕王時富鄭公
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守策曰北虜風俗貴親卒以
迫親為名王相將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燕王威
望著於北虜燕薊小人見每遇啼其家又謂之曰八
大王來也見啼即止每牽馬牛渡河祿拒米進及日莫
大王在河東其畏如此虜使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
安否今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生虜以為重今王

之薨必以朝廷為輕矣至今八大王之名獨流傳俚俗
間每爭鬪則曰汝是八大王耶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
尤甚幼時常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以熊歸而相未
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撫無而書
之殿中承立浚嘗在杭州謁珊禪師見之殊傲頃之
有叔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立不能平同子
第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尔
恭耶珊曰接是不接而接立勃然起桐柵數下曰和尚莫
恠打是不打是打奇哉快人意

我來也京城闌闔之區竊盜極多踪跡詭秘朱易根緝

趙師畢尚書煊安曰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我來
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聞
傳京邑不曰捉賊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以
即我來也亟送獄鞠勘乃畧不承服且無贖物可証
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寺卒曰我固嘗為賊
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相看我
有白金若干藏於室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
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侮賊田毋疑但
往以寺作少緣事点塔灯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
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

日又謂卒曰我有罾物一瓮寘侍卽某處水內可復
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羅貯衣裳
橋下洗濯潛掇瓮入羅覆以衣舁歸可也卒從其
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不知賊
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畧出口更尽即
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致累汝設使我
不復來汝失囚不過配罪而所我遺俸可為生
苟不見從却恐後悔各有甚前以卒無柰遂從之
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声躍而下卒喜復
桎梏之甫旦啓獄戶聞暗門張府有詞云昨夜

三更被盜失物其賊於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趙帥撫
案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止以不合夜行杖而出
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扣門恐是汝歸亟起閱
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
黃白罾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
雖以趙尹之嚴時而莫測其姦可謂点矣卒乃以疾
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予不能守悉蕩焉
始其議

帝不拜佛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僧

錄賁寧奏曰不拜問其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僧賁寧者頗知書有口辨其語雖類非優然適會上意故微咲而領之遂以為定例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造塔開塔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之不正而傾西北人恠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精之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科為法有木經三弓行於世傳浩惟一女年十歲每臥則交手於膏為結搆狀如此踰年

撰成木經三弓今行於世者是也

錢文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室至寶元中則

皇渠通寶可重故也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俱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並無學士遂著姓以別其後皆著姓

稱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称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以為恠皇女為宮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對郡主者謂其夫為郡為縣為不知何義也

夫婦善對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以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欲惜其初受勅修

唐書詔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狃孫入布袋矣刁氏曰君於士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

植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旧俗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槓植置其中楹梓

皂筴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大乃用此尔淮南人藏

藏 鹽酒蟹凡一罾數十蟹以皂筴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至於薄蟹不苛醉猫引竹之類皆古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

沙犀以二物則也人采知者余家有一玉璽形制甚古而精

翠翡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川時常以示僚屬坐有兵

馬韉鈴鄧

屑金保吉者真宗廟朝老臣也識之曰此室器也謂之翡翠蓋雙所以識人氣也其後余偶以金環於嬰腹信乎磨之金屑紛而落如硯中磨墨粉犀如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搗必先鏘屑及人獨藥中搗之衆藥篩籬已盡而角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壞中使近內以人氣蒸之

候氣薰蒸候冷乘熱投白中急搗應手如粉固知人氣之能粉

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也

傳訛世俗傳訛惟詞廟之名為真今都其名城西宗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僂俗多道其旧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中巖然獨立而世俗傳孤為姑江則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小姑婿也余嘗至小孤山廟像乃一婦而勒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肩尖刀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尔

有陌周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七十七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人尅其五謂之依除

又三條在二卷合併入此

說郛卷第二十四

孔氏雜說一弓

宗孔平仲字毅父臨沂人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各德宗恭帝各德文字會稽
王各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
南史蔡與宗唐郭子入辛京果載休顏張孝忠尚可
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緒張嘉真宇文審李嗣業
皆以名為字

王羲之微之微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子肇之王晏
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毋輔之子謙
之昊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兩世同用之子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范華父
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泰字朝父名
楚金故其所為文皆以今為茲韓愈為李賀作諱辯持
言在不言微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曾志者禎之
子也

奏議武帝云幹不強不諱諱植字三國之時猶不諱其
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切以權成是尔孫權名也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端耆是也北狄可以為
蠻史記凶奴傳獫狁葷粥居於托蠻是也二典可以
為誤馬融日曷擊鳴永載祗虞謨淡虞謨舜典是

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請譴庸達唐書攸
貳是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吳九韶之樂是也三帝
亦得稱帝史記夏記帝傑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比自可
以為俘之取也書云俘厥宝玉是也勾不之止於自乞也
其人亦可稱勾前漢廣川王越傳晝取善繒勾諸宮人
注勾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頑之命
是也訴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為訴後漢王高傳尚方詎
視寫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餉任以
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
弊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弊吾國是也稱譽亦可

謂之薦伯夷傳于子之徒仲尼薦顏淵是也

以龍爪人龍不獨以譬君海允有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
稽康皆号以龍孔融薦稱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
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弥確樊英傳注安帝微隱士策
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邵許處汝南平
與音預人之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玘與兄承恩
亦号表門二龍陰丹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
之家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於君德矣父命得為
教後漢重焚券諸子從教是也叔可稱大人踈受對踈
廣云從大人議色母亦可稱大人前漢淮陽獻王傳張

博云王遇大人亦解後漢范滂就誅與母訣日大人割不
忍之恩勿增戚感是也父可以称主善揚修谷曹植書
有善至之敬註謂武帝也人臣不嫻称萬歲馬援傳援
釀酒亭軍士皆伏称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称萬壽潘
岳問君賦称萬壽以敬觴是也屋之高晋通謂之庶
前漢霍光傳鵝鳴殿前樹上有黃霸傳郡国上計長
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承相亦謂之奏事魏相傳帶
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謂可之朝司馬相如傳歸耶
今月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
成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拱关咏謝鯤言端

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
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主君賢君晋曹攄一縣號曰主君
薛宣傳屬縣各得吳君是也

射策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
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
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
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
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晋良吏潘京為叔所辟謁見
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吏戲曰辟士為不孝邪答曰今為
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遺法耳相之不可隱也南

史庚華傳度夏家富於財食必列鼎乞狀免豐美願
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尅江陵寔以餓死時又有
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見相大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
從士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為唐奉許負何以
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祇中領軍
年史氏以為嗟跌吾以為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
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陵仕至
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歲唐孔若思傳孔秀詡擢制科授
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北衛繆而秀詡

終於左補闕史徐陵夭而不壽秀詡遂至顯官則人遂
以為風鑿之驗矣吾以此之風鑿之不可憑也

佛果如何哉以捨身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嚴其
後斬於倪唐以特誦為獲執則固尚精佛於事王敦害
之臨刑猶於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佛出於西
胡言語不同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晉人諸君子甚
好於此今世所謂經說恠性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
靈運講經臺今尚存焉唐傳變為佛入中國纖兒幼
夾模象壯老以文飾之姚玄崇至今其說亦甚詳霍
去病傳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見金人為

王佛徒祠金人也師吉曰今之佛像已入中國矣死今之
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宜乎其威也有天助也爾後漢明帝
夢見金人以為佛於是遣使天竺國圖其形像先武子
楚王英始信其術為浮屠祭祀詔還贖繡以助伊蒲
塞之盛誤注伊蘭塞即優姿塞也陶謙傳笮融大
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城傳塞王
南君劉賓塞種分散註之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
循捐毒之屬皆收塞種塞先捐毒即身毒天竺也後漢
襄楷傳註浮屠即佛也声之轉耳史記六月氏傳身
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

早淫暑熱紫後漢西城傳天竺也一名身毒今浮屠
像祖有赤足此早暑熱之驗也又云其民秉像以戰
今浮屠像亦跨像云

流落霍去病傳諸宿將嘗流落不耦注屆謂遲落謂
墜落今世多流落據出處合作留字

漢齊祖父母名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
說詞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熾它官人一名執嘉高后紀載
高祖母曰昭灵后

古人名字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
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

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注施廷字君子出後漢書
四浩名氏鄉里可見者國公姓園名秉寧宣明陳留襄
邑人常居園中故号園公夏黃公姓崔名巖字少通齊
人隱居修道号夏黃公陶潛作全賢群輔錄云出黃
皇甫謐高士傳揚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
傳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尊出前史五頁兩龔傳注
伯樂姓名揚字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
字子休出列子音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
曰計研或曰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
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

子疏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也叔齊名智字公
達伯夷弟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齊隋婦人褫幕羅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
拖裙到頸漸為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乘車輿
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擔子矣唐志載咸亨中
勅云多著帷帽遂弃幕羅曾不乘車別生擔子

謂人為明公閣下之數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
融曰高明必為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旧恩亦可謂之
第下張浩謂元顯為弟下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温喬書
與陶侃謂侃為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

薦謂毛斂日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都亦可謂
之賢宰左推傳論東蕃揚秉慶稱賢宰

中箱五經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
鈞常手自細寫五經置于中相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更點擊鉦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鍾也太史門有典鍾
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鍾

仰字今公家文字用仰字比史時已有此語比齊孝昭皇帝紀
語定三恪禮儀躰或亦仰議之

累重俗所謂累重亦有出也前漢西城傳此田輪臺募民壯
健有累重敢徒者論曰所注累謂安子家屬也

阿誰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

日子注發

日子檄時也結則日子日時也

功夫工夫或作工字魏志王肅傳：泰極已前功夫尚大也

停待俗所謂停待晉書亦有此語也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
因許俗所謂因許者尔許也声之訛也啟顏錄詠僊人云城門尔

許告故自匍匐入俗乎相晉南史殷焯儀傳孝武帝之

貴妃也有寵而薨帝思見之遂為通晉冠欲見輟引

晉觀屍

持時後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如今持更是也持時如今振
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更甲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
如今五更也

騾馬俗呼牲馬為騾馬出唐六典凡牲牝四游五課羊則當
年有騾之騾謂之歲騾駒犢

太夫人文帝七年今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
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
得稱也然則婦人太者蓋如是耳

塵史三考

宋王得臣

字彥輔

睿謨鄭毅夫當說藝祖朝声登聞鼓求亡猪者上手詔忠獻

趙公曰今日有人声登聞未問朕覓亡猪朕亦可嘗見它
猪邪然與卿亦共喜者天下無冤民

稱合君 奏漢時人自称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然
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它人猶曰君其云者以君之
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已為重已見稱為
君則為輕：已不知何謂

僕馬走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損也夫自况曰僕非不悲
也稱人曰君又斥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觀唐賢如韓退之
此嗟人書過尊者則曰閣下嗟在下者多云某君是下
而又稱曰僕以退之之才識所宜言不苟者其習俗之變

不能易邪

莊周莊周号為達官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固未能七情彊歌以遣之其累一也奚為是紛：歟揚子云：蕩而不法信知言哉七言詩世言七言詩起於柏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柏梁哉鄘風曰逆我乎淇之士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还予授子之檠兮齊風曰遭我乎憇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于風曰二之日鑿冰冲三日之納于凌陰小雅曰以燕嘉賓之心又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者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

不如而昔也月闕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比必後患儀或刑文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孔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時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盖世時不利兮騅不遊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之監觴也然則相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始蓋合兩句以言誤也

王右軍書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傍以退之所謂義之俗書稱姿媚者也

姓字譜牒不修也久矣晉泉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

致然也

夫京房之先李姓也中洪之先秦姓也疎之後乃為朱民
之後乃為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冰而姓在南
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如此類甚多况元
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多則譜不
可以不知也

僧不當
字之唐

僧能詩者如畫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
之二十而冠父子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頭童而不櫛不
可冠何字之有薦神亦從而呼之何也

相山野錄三

併續錄為四

宋吳僧六瑩字如晦

晏元獻公撰章獻太后神道碑題云五岳崢嶸昆山
出玉四溟浩渺瀛水金蓋言誕育堅躬實繫懿后奈

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膺先帝擁佑之托難為直致
然才者則愛其善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不直言誕育
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
宜置之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
終不悅建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拈當筆協至意直叔
曰章懿太后不擁慶羨實坐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緩
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逸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
之君不建乎九泉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言念一至

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稱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日玩
密菴之歲餘參大政

語助太祖黃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
普時泛幸上捐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
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嘆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蓋堯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獻太后旨貶倅
河中僚友餞于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因郭后疾
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勝貶睦升僚友又餞於亭
日此行愈光復為天章閣知開封撰安用被相臣苛
乞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升時親賓故人又餞前郊日

此行尤光范嘆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諸後君更送
只乞一上牢也客大咲而散

韓忠獻神道碑

韓忠獻公神道碑皇帝御製也中云堯前一月有大星
殞於國中樞馬皆鳴又云公奉詔立皇太子被顧命立
英宗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謂定冊元勳之
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中夕是悼尙想公儀淚落
苑草復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額曰兩朝顧命定
策元勳之碑大哉天子之文章也廣大明白日星之照
江海不過此辭也

錢鏐唐熙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於越拜鏐為鎮海鎮
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鉄券恐九死子孫三死羅隱撰謝
表畧白鏐金作誓指月成文蓋陛下閔臣處極多
危憂臣以防閑不至所以廣開至澤永保私門屈以常
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意在其又恕又容而臣子盡心
豈敢傷慈復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而累
息不可因而茲賈禍云云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承
旨改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
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称吳越國王君其居曰庶
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火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

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
所陳處極防微累息賈禍之試殊相戾矣禪月貫休
嘗以詩投之白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山丘滿
堂花醉二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菜子衣裳宮錦窄謝
公扁咏綺霞羞他年名上陵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
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為四十州乃
與見休恠屈介謂吏曰升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閑雲孤
鶴何天而不飛卯遂飄然入蜀以詩之投子盡知詳厚遇
之鏐後果為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
宗乃鏐舊爵位

花蓋宮詞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民焚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剝脫而得一契紙所書花蓋夫人詩華書乃花蓋手寫而其詞甚奇其建宮詞無異建之詞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為可惜遂令令吏郭祥繕寫入三館歸口誦數篇其荆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王相公當世參政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緣於此其詞曰少年相逐采蓮回羅帕羅衫巧制裁每到岸頭長怕水竟擡纖手出船來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線邊一面稱與畫船牽錦纜緩風搓出來絲條嫂好生長帝皇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暮傍池行因倚桃花寒食清明小屏傍絲樓双夾閉鷄場內人對仰分明看先睹紅羅十樣床又二十八篇見賓退錄此更不抄

吹劍續錄

合併入第九卷內

蘇柳詞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誣因問我詞比柳詞如何對曰柳郎中詞只好七十八女孩兒苑紅牙拍版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頃聞西漢批鉄版唱大東去公為之絕倒

學者犯不韙斥先聖名自唐人始雖韓文公亦然我朝諸公亦未有知其非者莊子云仲尼語之以為博東坡寶墨堂記特改作孔丘語之以為博子由和歸去來辭曰或以倭而疑丘文豹前集嘗論之近閱柳文見其前後所稱不曰夫子孔子則曰仲尼父則知子厚有識見逕庭出莊子庭勅定又言激過也今人多讀作亭膠擾出莊子膠音撓今多讀作交蕞尔出傳左蕞但外又小也今名讀作撮綸綽出禮記綽即紉字今多讀作偷度出漢書偷音遙今多讀作踰墨尿眠媿出列子墨音屑尿音癡言媚相諛悅也眠音緬媿音渙言柔臆不決裂也

著書止意書如於唐虞以五帝之盛帝也四詩皆始於文王以三王之顯王也春秋始於魯隱以遜國之賢君也史記取此義世家則首泰伯列傳則首伯夷以子長之識見也然孔門弟子不附於孔子世家後而列於子白起王翦之後以老子集韓非同傳以子貢列之貨殖淳于髡既有傳又載之滑稽傳滑稽又何必傳此子長之失也

墓祭南軒云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神精壯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廟墓以藏軀魄而祭之於義何居文豹以為詩云維桑維梓必恭敬正以父母之所植猶致敬焉况軀

魄之所藏乎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
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
上子貢廬於家六年魯世以歲時詞孔家禮双甚厚聖
門許之蔡邕曰古不墓祭殆謂上陵之禮可省令觀威儀
則知明帝至孝出於天性不可奪晉武帝欲謁文帝陵群
臣以秋着恐帝感動傷推帝曰得奉瞻山陵躰氣自佳耳
今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而游宦它州至有樂其風土而
遂家焉如歐蘇諸公皆然是故未敢輕議要之父母之邦
墳墓所在豈容恣然周公及葬於成周孔子遲於去
魯鍾儀在晉而操南音高祖都閔中而拳於豐沛

皆仁厚之意宣和間中書侍郎馮熙載與宰相王黼
不協言者以熙載不省墳墓

正論太祖崩有馴犬号呼不食遣送陵所徵宗比狩四大
子請王姚容為粘罕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王及行大
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生就輿中以奩刀自割太子曰南
宗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主碑曰真婦家錢唐僧
惠勤以勤以歐公游及公卒每對人語未嘗不流涕愚
謂姚容妾婦也僧惠夷教也犬畜類也而有德性焉
今忘恩背義之人如趙憬之負陸宣公白敏中之負
李衡公張洎之負寇萊公温仲舒之負李文穆將之

奇之負歐陽公呂惠卿之負王荊公所謂未乾薦稱之
墨已穹射之弓曾以婦北僧此犬之不若余雖寒素
見負者尤多况士大夫利害相軋寵辱相摩又知己以翟
公所以失書其門也惟韓魏公善處此境凡人語及其所不
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薦以則不然聞小人忘恩負義
欲傾已處色和氣平若道尋常事

戒石銘太宗御書戒石銘頒行天下矣至紹興二年六月復頒
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石坐右然守令之貪酷者
視如不見輕簿子附益之曰尔俸尔祿難足民膏民脂
轉喫轉肥下民易電綫投便者上天難欺且待窟天

宋中興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官孟翊岫出卦象一軸以為本
朝大德當中徵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更革上怒
編管海升死後七年金人入寇高祖中興

藥方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翌日引驗了無痕痕宰推
而結之乃仇家使人要婦飲以熟麻油臥之火燒地上覓
而疥瘡尽消又有肩脾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
蚕蛾末傳之立愈更云前方亦治顛撲後方大治金瘡
畫意徽廟試畫工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為意象皆收點花卉惟一工於屋榭縹緲綠楊隱映
中畫一婦人凭闌立象工遂伏歐公女適張氏夫死携

孤女歸父家公族子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吳歸而失其
舟捕至京師得之開封府勘乃梢人吳晟妾通妻知
而管之及為妾所誘併身梢人道府尹承言路風八月令
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
而張氏及吳公雖得明白猶坐以張氏奩具買田作歐陽
戶名出知滁州時劉輝挾省闈見黜之恨賦醉蓬萊詞
以醜之

華陽宮記出於蜀僧東都事畧遂具載焉殊失因
史之體輒為刪煩附錄于此以寓黍離之意故和初語作
壽山艮嶽亦葉城東隅輔以太湖靈壁之石最高一峯

九十丈其餘岡阜亦十餘仞築層臺於上隨其幹旋
盤曲之勢而為徑路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山
之上下稱禽奇獸

以億萬計鑿金池為溪澗壘石為捍隄隨石之性不加斧
鑿又因土集為岡陵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
鶴態曰飛來峯高亦雉蝶翻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
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白杏白杏岫增土壘頽石為
山曰其自有植以樹蘭曰樹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
坡植側柏萬數結為幢蓋鳶鶴皎龍之狀曰龍柏坡
循壽山而西種竹數百步有同本而異幹者又雜以對

青山竹曰班竹蘇又以紫石徑數仞貼山卓立山隙置木
櫃絕頂鑿深池車駕歸幸則開閘注為瀑布曰紫石
壁瀑布屏从良嶽之麓琢石為梯曰朝真磴州上植
海棠川山之西有園曰藥寮宮室臺榭巋然其間曰瓊
津殿絳綃樓萼綠花堂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
指顧万山之間有碧虛洞天開三洞門以通前後中建
八角亭穰稌窓檻間以瑪瑙石琢其地為龍礎導景
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徧龍舟東幸擷景二園西沂景龍
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蒲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
擷芳苑提外築營壘衛之瀕水皆走海棠芙蓉又於其

勞作堊店釐治農圃開東西二閘夾懸崑磴几自苑中
登群峯皆由此出入道絕窄險石多峰稜過者股栗又
為勝游六七日躡龍間漾春波菴花閘鴈池迷真洞棹
名為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就中得平蕪
數十頃為園囿而闢宮門於西大石百餘林立左右名
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獨居道中廣百圍高六仞
錫爵盤固候蓋以石亭高五十丈御製衣記文親宸幹
碑高三丈其餘垂石或儼然而起或奮然而起或
鱗群趨或竦然危坐或佺倭而取或奔如聞其他軒
謝各有巨石皆御筆賜号於其首惟神運峰前群

石金飭其字餘皆青黛曰朝御日吐月排雲鄉雲鎖
雲鞞雲棲霞棲烟捫參衝斗雷穴雷門風門日觀月
窟瑞霽堆青凝碧壘秀叢秀獨秀蹲踞坐獅巢鳳
時龍金鰲玉龜玉龍王秀王寶溜玉蘊玉琢玉稜玉疊
玉雕琢渾成登封矯首万壽老松蓬瀛須弥老人壽星
其在諸曰翔龍在津矣日舞仙在洲中曰玉麒麟磨其冠
子壽山曰南屏小峯附子池上日狀犀怒猊儀鳳鳥
龍列于沃泉上日留雲宿霞又有藏烟谷滴翠岩搏
雲屏積雪嶺其色黃而仆子亭際日抱牘天門又
有二大石配神運峯而異其居有亭庇之其在環春堂

曰王京獨秀太平岩在萼線華堂曰慶雲萬熊奇峯
其餘萬可殫記靖康初九祖秀避虜其中大雪新霽
四望林磬如在玉山瑤苑中因此筆而記焉

具在後第三十局雲谷襟記中

墨客揮犀十句

朱彭乘

蜀人
仁宗朝

御史直諫張相昇為御史數上封章論及兩府仁廟顧謂曰
卿本孤寒何故屢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為之孤寒臣有
布衣不數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如陛下為孤寒也帝曰
何為也奏曰陛下內無賢相外無名將官冗而失點陟
岳多而少教習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優

容之近侍皆為之惧自此名重朝野

朝近之世人畫韓退之小而美髯著紗帽以乃江南韓熙載耳
尚有當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
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亨文
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商婚令人孤勝下捧壻曰商婚其語蓋本諸袁崧尤無義理其
間或有不願就而為貴勢豪族擁逼而不得辭者有一
新先輩少年夙姿為貴族之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
擁致其弟一少年版然而行畧不辭避既至觀者如堵湏
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女亦不致配陋願配君子可

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待臾歸家試
與妻子商量有如何衆皆大咲而散

善丑面一歲昼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玉領陸之筆見爭售
此所謂耳鑿又有觀昼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
者為佳昼以又在耳鑿之下謂之掃骨聰声酸陽公嘗
得一古回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承相正肅吳
公與歐家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色披
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正午猫眼也
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莫則睛圓正午
則如一線耳此尔善求古人之意也

破錢詩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
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
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
不平事

間平事

骨托禽河州有禽名骨托狀如鴟高三尺許以名自呼能食
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疑鉄石至堅非
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
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

潮陽象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十數為
郡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靡碎乃
去蓋獨象乃象之最獷悍不為群象所容者故遇
之則忿而害之

猿母中箭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在樹杪弋人向其便射
之正中母腹母呼其稚至付子已哀鳴數声乃拔箭墮
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蜈蚣伏蛇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奔過
一溪蜈蚣亦隨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
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虎其復傍而出折蛇視之已
無腸矣傳言螂蛆甘帶螂蛆即蜈蚣之別名

蝸牛制蜈蚣蝸牛不獨能伏蝸亦能制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誕繞之其足尽落

驗傷不跡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庐州梁縣嘗有歐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糶或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日邑之老書吏也知驗傷不見迹此易辨也以耕赤油緞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迹又見處厚如其言傷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來用此法

世謂太守為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干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五馬之鄭注謂用礼州長建漢太守比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參先朝奉云古

棄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西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充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曲也然三者亦用如人子瞻之詞雖不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虱自荆公褌領而上上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

以頌亂之功公曰如何禹王咲而應曰屢遊相須曾經
禹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絕慈蒲傳王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有而猶有
嬰兒之色傳正接之其歡因訪以長年之術荅曰某術
甚簡而易它無所忌惟當絕色怒耳傳正俛畏良久
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律康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律一康同籠以問雫何者為
康雫實未識良久對曰律邊是康邊是律客大奇之

續墨客揮毫

不飲或疾石曼卿善豪飲吳布衣劉潛為交嘗通判海

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與潛劇飲中夜欵竭顧船中
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尽每與客
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于木杪謂之巢
飲以藁束之引一月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
如此解後為一庵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虱菴未嘗一日不
醉仁宗慶其才常對輔臣言欵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
遂成疾而卒

孝義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馬
亭左右忽振太夫人慕潛馳歸已救救矣潛抱母一慟而
絕其妻見潛死撫潛屍大号而卒時人傷文曰子死于孝

妻死于義孝義之事併集其家

妖異不為禱鄱陽龔冕冕仲自言其祖紀婁族同應進士奉
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鷄或晨睚犬或巾幘而行鼠
成白晝郡出於罟血服用文物患自交易其常處家
人驚惧不知所為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其姥
對炉而坐有一猫正卧其側家人指猫其姥曰吾家百物
皆為異者獨此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妖駭而
去後數日捷竒至二子皆弟高弟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為
禱也

臥仙華岳張超谷岩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游人多以
酒漉口中呼為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
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岩中豈非仙者所
說山灰之不欲之藝不慢也

閩嶺已南多木綿主人競植之採其花為布號吉
具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
具木其華成時如鵝毛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
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為班衣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為吉耳
歐陽詩話有幾唐人半夜鍾到客船文云句半夜非
鍾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又鳴鍾多至數百千
下木復有晝夜之拘俗：号無常鍾疑詩人偶聞此

耳余後至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鍾因問寺僧皆曰
有分夜鍾冒足恠乎尋聞它寺皆然始知半夜鍾惟
姑蘇有之詩信不謬也

八十及第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
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二年後祕書監
卒九十餘

六虎延年吳氏娣妹六人皆妒悍殘忍時号六虎就中五
虎尤甚凡三邊人皆不終平生乎殺婢十餘人每夜分
常間堂廡間宣乎擊扑之声同室者皆惧五虎怒曰
狂鬼敢尔命開户移榻於中庭乃持刃獨寢於是徹

但寢能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守宮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其色金
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發鑰古名
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有異志者即吐血
汗其衣或者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汗臂者有
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肺石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其則例如佛寺所繫
嚮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
剥不可讀揭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連窮民衆其義
乃伸冤者繫之立其下然後士聽辭令之如搥登聞

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声所以達其寃也
張杲卿承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不數日不歸忽有
人振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号哭曰吾夫也
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其非虫
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
獨何以知其夫收侍所日鞠問杲姦人殺其婦人其聞謀
漁家以糊絲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如人之見
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釣有網者但志心
然倒誦揭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相潭周有李
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舍後為漁所托乃越境而遁

白鴈北方有白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
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園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黃疾夜藏飲食於罟中覆之不畚鼠聞其氣欲盜食而
不可得則環罟而走誕滴罟中食之者得黃疾通
身如臘鍼藥所不能療也

謬詩李廷彥獻百韵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
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失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
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畚對屬
親功耳

端潔自許許義方之妻劉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

婦謂其妻曰獨度無聊得無時與鄰里親戚往
還手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獲國義方
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迫情耳
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月夜召鄰僧
聞話

復名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二云王莽時禁
用兩字名蓋

蜂螫沿龍新以致虔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齊中見一
大蜂骨子蛛網搏之為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
徐二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

火腹漸消輕捷如故目後人有為蜂螫者援芋
梗傳之則愈

高菜王舜求云高菜出昌國有毒百中不近蛇虺過其下
以觸之則目瞋不見物人有中其毒者惟生姜計解之
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黃頰魚後食荊芥湯即時死後
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食亡魚亦宜禁之

感應類從志

芦灰投地蒼雲自滅

史記有蒼雲圍軫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徵楚太史唐
勒乃夜以葭灰遺於地乃更滅拂之其蒼云為之半滅

人遺灰乃盡去之萌牙生角青振蚕絲也商玄絕

絕際也

積灰知風縣炭識雨

以時木花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大風則灰皆飛揚也以秤
土灰一物使輕重等懸屋中天時雨則炭重天晴則炭
輕孫化候云以此驗二至不雨之時

夏至一陰生即炭重冬至一陽生則炭輕二氣變也

羶蚕拭唇馬不咬人狼皮在槽馬不食穀

以羶蚕拭馬肉内外即不咬人亦不喫草取桑作末

途馬口即不喫草也以鼠狼皮挂馬槽上或云置穀

上馬不咬穀也

胡苑之券令鷄夜鳴醜之契投梟自止

以胡苑券東南枝磅之書券字訖還之於鷄栖下則夜

鳴不止以故醜書契字置於墻上忽聞鳥鳴取以投之即不

敢更鳴也

口誦儀方登山不見虎心念儀方入澤不逢蛇

此二句目驗也

籍草三垂鬼魅收跡金乘一振遊光斂色

夜臥以所眠上草抽一莖出長三寸許鬼魅不敢來厭人

田野中見遊光者大也其名曰磷鬼火也或人死血久積

地為野火遊然不常或出或設來逼人奪人精氣以鞍
兩鞮相叩作声火即滅也

貨宅之財不買生口佑乘之物不以聘婦

賣宅之財不買生口奴婦及生物並不利於人賣馱馬
之財不聘婦

令家耗老毛婦至不妻也

牛馬廣闌出手即售衣服運井入市爭酬

欲賣牛馬馱畜宿以木闌障之明乃度過令冥婦
繫其尾作十字則其物易售也欲出賣衣服運達觀
井三匝將入市爭酬也

月布在戶婦人留連守宮塗壁自有文章

取婦人月水布燒作灰婦人未即取少許置門閭門

限婦人即留連不能去五月五日取蠅虎虫以刺血蠅

養箇兩中以朱破和牛年脂食之動其腹赤乃止陰

乾百日末少許塗人臂即有文章揩拭不去男女

合陰歸即滅此東方朔法漢武帝以驗宮人故日

守官也

高懸大鏡坐見四隣迴風之州目觀四石

以大鏡坐竿上懸之向下便照曜四隣當鏡下以盆水
坐見四隣出入也取迴風草插頭上令火願風四戶之

事迴風即從風也

邵毛止風孤槌憊勞

取黑犬皮并毛白鷄左翼剪燒之揚鷄即風生揚
犬即風止也三寘娣七孤兒各令特研米槌孤兒仰
天號寡婦向地哭即雨止有大驗也

井衣獨運逃亡自歸醜綾縵裳堅奴無去

取逃人衣裳井中垂運之則逃人自思歸也以醜帶
麻作線左繫之縫奴婢衣春縫一尺六寸即無逃走之
心也

木瓜翻魚秦枅伏雀

以木瓜灰和麥飯糠及米投水中魚乃食之魚皆翻目
溪或罔罟殺之其魚皆不堪食也秦枅為二和稻飯
雀食之而休伏地也

橘見屍而實懸榴得骸而葉茂

橘見屍死即多子石榴一名茶林以骸骨埋於樹根下
繞之其樹滋

茂而著多刀湯不紕於練陰水可以延陵

凡練絹帛以刀畫釜中作白字或作十字名曰刀湯其
練物不紕踈既練生作熟訖即內井中懸之不至水經
宿然後出之名陰水故考切畫此為貴也

龜骸環裳子孫聰明狗肝泥竈婦妾孝順

取龜左骸骨環而帶之子孫聰明智慧以狗肝和淨土竈泥令婦妾載順也

沃宅難盈靈損門石勾亡在竈家常耗老

有穴容指以水沃之不可蒲者此名靈耗之穴宅有皆令人虛損不滋息竈前或左右有溫如水澆處不乾者若不去之令人家多耗老也

蛙布在廁婦不妒草髮在竈婦安夫

以婦月水布畏蝦蟧於廁前一尺入地五寸許即令婦人不妒忌又埋婦髮竈前令婦人常安夫家又取它人髮

埋竈前令人不怒恒喜

居三徒鬼遂十隣三大家必破

家三移徒耗鬼遂人三犬為穴勢神也言此張侵耗人家必安

逸史三號

盧子既作史錄畢乃集聞見之異者自為逸史焉其間神化變化幽冥感通前定升沉先見禍福皆撫其實補其缺而凡紀四十五條皆我唐之事時大中元年八月

玄宗玄宗徵時嘗至洛狗令崔日用定崔公設饌未熟玄

宗因寢庭前一架花初開崔公見一巨黃蛇食藤花
崔公驚不敢近逡巡覓玄宗覺曰大奇飢二其睡夢
中喫藤花滋味分明記令已得餘飽崔公乃知它月
啓聖之驗

蕭家乳母遂州蕭侍郎翰云叔父曾顧乳母自言遭荒
歛兵戈父母坐之三月逃難不能售乃挈乃盛於棚被
弃於峭壁石上俄有避難者數十人來共裹之將歸土
合瓦中以泉水浸相葉點其口數目筋骨康強歲寒能
言語不喫諸物但飲松柏而已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
高丈餘有三四小兒相共遊戲不知所从肘腋間生綠

毛僅長一尺漸能飛與群兒游王母宮聽天樂食靈果
每月一婦所養人家或以仙果獻之數年賊平後無事
本父母入山尋餘骸骨將葬見所奉者具言其事父母
涕泣曰如何一見語未訖已在空中不肯下父母望之
悲號又却飛去父母後乃買果粟潛於下牕遣所養
者招手遂自空中而下父母走抱之喻以歸還曰某甚
樂不願去也父母與果粟令喫之逡逸群兒齊声曰
水精宮奏樂可去聽躍身欲飛有墮於地於是群兒
齊曰喫俗物也若：哉：遂散父母挈歸嫁為人妻有
二子後遭難亂乃乳母也

以羅公遠玄宗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祕之不說上怒乃選善射者十人伏於壁召公共語衆矢俱發公遠致斃上令斬首瘞於宮內月餘有中使自蜀因奏事訖云臣至駱谷見羅公遠令臣附起居專於成都望車上大驚問其行李如何曰跣足携鞋一隻乃令開棺唯見草鞋在棺有箭孔數十後祿山反玄宗幸蜀有稱羅公遠來謁召之則不見思其意羅公遠無頭上悔恨嘆

息累日

白樂天會昌元年李思稷中承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奇花異樹尽

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云維舟上岸頃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人見一道士肩頰悉白侍衛十人坐大殿令上與語曰汝中閨人也藏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內游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千背有名号至一院高鎖嚴固窺之衆花滿庭堂有几一禱焚香背下客問之荅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禾來耳乃潛記之遂辭歸自中至越具曰庶使公尺錄以報白公脫然烟埃投弃軒冕與居昧者固不聞也安如非誦仙哉

孝至薄妻近者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過黃岳將妻入
廟謁金天主妻拜次氣絕而到唯心上微煖鼻歸店
走馬謁華陽縣永醫卜文人縣宰曰葉仙師善符術
奉詔投龍回去比一驛公可疾往迎之李生單騎奔
馳十五餘里遇之李生下馬伏地流涕拜具言其事
仙師曰是何恠魅敢如此遂與李生先行謂從者鞅馱
速駭來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声仙師入見曰事
急矣且將筆墨及紙來遂畫符焚香以水噴之符北
飛走声如疾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声
雷又無消息少刻鞅馱到筆令李生左右煮少薄粥

以候其起乃以朱畫道符噴之叱咤之声如劈厯頰更口
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曰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
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大集聞馱
門者走振王曰何不遂却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開
甚門者數十細言於王曰且發遣是第一符也俄有赤龍
飛入正扼王 才能出声曰放去某遂有人送出第三
道符也李生整囊以謝是如灵廟女子不得入也

西徵記句

宋盧囊

字覽元
三衢人

余嘗謂人生以七尺男子軀為天地中最灵物造化者剖
裂元氣取其精美而與之呼吸至和發露天光赳然出

於塵垢之外苟甘心瓶罍如醴雖然老且屍是造化棄
物耳寧不媿古人以果孤蓬矢射天地四方而樂其有志
哉予歎長遊遠睇窮極天下壯麗奇偉卓絕之度南
窮滄溟北抵函都東折若木之枝西奄濛泥之谷頂
摩火清轍環八誕以助天造物所以予予者生抱此志二
十二年矣更念衢為小邦處會稽姑蔑之地山川形勢
不足為天下偉觀居常病是不足廣吾胸中之氣思
得隨穆滿造父輩齊駃並馳於瑤池之宮闈風之苑
亦歎乘雲御風於日出沒之際烟霞斂散之表况
宇宙中可足跡至者邪故過洞庭彭蠡之浩漫太山孟

門之寵從豈不知不修德而恃險者終衍壁而來
歸乎過岷峩玉壘劍閣棧道之際豈不知不保國
而貪利者終為亡國之虜乎還塗山思神禹會之候
之盛尚有專車之骨枕荒草妻者乎過瀟湘思
二妃望九疑之云上有琅玕之上帶泪痕而班者
乎還嶠函而思秦以虎狼之強而自為楚齒也還
烏江而思項羽以拔山之力而卒為嘆擒也登太山梁
父尚有秦皇漢武芝函王檢金篆石刻之書可讀也過朔
庭玉閔尚有投筆書生伏波將軍燕然銅柱之跡可復
也過謝家青山而不知今日尚有佳士能為蒼生時起

者乎過臥龍南陽而不知今日尚有抱膝長嘯以邀三
寵者乎凡天下之奇形異狀陣云回鴈之峯浮天浴日之
波與夫道衢大邑遐拜異壤之遠周游歷覽以廣吾胸
中之氣豈不洋洋然足以吞云霓而飛天地哉去年秋
峯郡計鄉老里大夫睢乎為冠今年求試春官擔簦
裹糶走數千里雖風俗形勢不出吳越江淮之近而山
川之勝槩前文之遺跡亦已多矣因談笑之暇姑記其
所游之家尚有遺賞未出於車輪馬足之間者缺之
歲諸楮中云吳越之地牽牛織女之分野秦伯句踐之
故墟有墟鑿金山煮海之利三江五湖之險亦江東之都

會也獨衢東接甌閩西連婺女自衢歷婺至新定曰睦
州歛三江之水會合於亭下有山隆然直壓其首如渴
鼈怒鯨奮迅鬣鬣奔而衡水之狀上有桐君祠乃戴
顛飛仙之地祥氛瑞氣氤氳四薄鶴駕往矣靈蹤儼
然予恨新人之不度見乃作招仙之詞敬而招之曰相君
歸來兮遠游將何之寧不歎朝玉京兮升紫微戴日
月之冠兮披紫霞之衣佩蒼精之龍兮餐玉日之芝交
王高興蕭史兮儼蜺旌玉佩而歲鞋何如歸來猿鶴
慘兮怨空山川磬寂兮松桂間胡不拂袖恍兮開云
闕籍芳山兮歌曲闌庶乎遊山之人可以往還自桐君

祠而西有郡山蜿蜒如兩地對走於平野之上三江之水並
流於兩間驚波聞馳秀壁雙峙上東：漢故人嚴字陵之
釣臺孤峯時操篋立千仞奔走名利泪沒為塵垢中客
者一还其下清風襲人毛髮為堅使人有視名之意乃作
詩以高之曰無款戴蟬：冠：撼我首無款披袞衣：因
我身賣賤自閑暇力名多苦辛若不見大將軍功蓋天
地一朝餓死垣潘裏又不見穰侯貴咸陽朝為卿相莫
足夫爭如春風秋月秋一竿竹萬古溪山看不足勝他宮
殿鎖千門細州新：滿為誰綠自釣臺而西月浙江郡
水赴馬泉山：截馬海門二峯屹然孤立頃聞巨声車轉

磔驚裂地袖如雷霆之奔繫萬軍之決怒天灵爵躍水
恠萬狀擁銀山而瀉天漢意其子胥之冤尚含屬鏤之
怨而激為水乎抑江神海君以謂不如是不足以震天
地之威乎抑形勢使然而自為此奔突乎竊悲子胥之
忠賜義骨感激發憤款身存國家認鋒射人卒紙誅
死直天下奇男子有不幸者如此也乃作歌以吊之曰孤蘇
臺上麋鹿遊斷烟荒草今人愁姑蘇且至邊少行宮
殿無人土花碧當年羈業幾英雄轉首歸血刃中利
劍一朝尸壯士白揚千古号悲風吳王羞歸九泉裏西施
空似桃花莫子有雖死至生榮越入却是奇男子自浙江

艤舟古岸下登其上曰杭州橫空列城為國大藩乘態
軾而建準襖者又平公大人非州判史郡太守二千石比
也觀閩商賈舟車輻湊犀具豆鹽駢羅其中龍山據
其首西湖盤腹天隱聳其膺胥丘以其皆樓臺上下
如錦綉閣被髮文身者閩奧之膺俗也水犀射首者
戰國之餘勇也金陵王導虛臺廣榭看錢民之故塞
也霓裳羽衣綽約摩曼者蘇小之遺態也故過其地
者又註執馬自杭而西至皆禾曰秀紗自秀而西唐吳
江檣如長虹欵舒橫截水面左瞰太湖一望千篙工柁
師風謳雨吟征人勤江鄉之悲孳安夷采蓮之歌思

昔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鷓夷子之遠遊也專羨半稜鮪
魚自香者能李鷹之嘉遊也行歌長吟興屬云水者
陸魚望之嘉遊也後人高之作詞堂於笠澤之石余
登三賢之堂恍三賢之風遂賦三賢之湯曰舟繫小橋
楊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當時不向烟波老霸業
功名一歸空謂鷓夷也鮪膾色鮮盤玉縷尊美香
滑煮龍髯可憐水月：交光夜一笛西風自捲簾謂
李鷹也醉夢幾經芳草度吟魂飛上月明樓散
人已出形骸外曾作鄉聲放楚囚謂魯望也自吳江橋
而西至姑蘇刁蘇州子永其所謂姑蘇臺者有遺址

存焉父老尚能言之今天祐我宋統一寰宇四方遠近無
敢據土地擁甲兵效戰國醜駢相依者是甚也今雖版
籍入于王府亦亡國之餘辱使當時知范蠡之有謀悟句
踐之嗜膽俯取忠言訖涕數行下余亦悵然悲而父老
作歌鳴：余和之曰秋風起兮鴻雁歸秋月明兮白雲
飛吊往古兮一露衣自姑蘇至毗陵曰常州自常州至
京口田潤州謁水府詞度揚子江登金山巨浪拍天鯨
鯢出沒蜃樓駕空駕朱碧相照乎云吸霧一息萬態
紛：絃：不可名狀遂詔揚子江至儀真曰真州見江
皋有巍然古宇長廊復壁間有所謂小龍之詞試造

觀之有小蛇盤旋几案上鱗大髯目共：有異光尺祝捐
曰此非虺蝮蟒蜴之儔伍也喜則俯首搖尾僅可翫弄稍
怒則搖撼坤閔翻海摧岳而復已所以鱗舟而禱有袂
祠烏自儀真至維揚曰揚州自維揚至山陽曰楚州至
淮陰登韓信廟使人扼吭太息思昔帶長劍存五陵俛
首出思少年跨下去怙：然不敢喘何其弱也及其登
壇佩大將軍印虜豹滅項藉斬或安君泝水止名動諸
侯南面稱孤又何壯也觀其用兵制勝神授鬼畫出入
古兵法中言取楚三策如捐諸掌何其智也焉盡兮藏
兔走狗烹云夢之檣未幾而死於婦人之手又何其

大丈夫抱超世絕俗之才負安時經濟之畧顧用不可
如耳故為詩以傷登壇當月拜元或楚漢都歸指掌中
丑氣未消垓下敵將星已落陣功馬名紫牢千鈞重
竟與青蛇一縷紅上有鸞刀薦牲醉針陽烟樹泣秋
風自淮陰出龜山汎長淮入汴昌泗州觀青蓮室宇
蓮穰曲桶推視眺：以窮土木之壯麗浮屠屹立若柱
擎天委珍其絕毛血騰踏道路動以萬計更念汴水
者出於昆侖命黃河之源濁浪奔馳自上而下與淮俱
流數千里間清濁異色久則其俱如怪涓然遂念情
大業間煬帝所以浚關使達于紗者不還事游幸尔奈

何錦帆未張而神器移膏血未乾而生民瘠天怨神怒假
手于唐龍舟鳳揖鼓柁而西者不其無耶哉：則每歲漕
上給於京師者數千百艘舳舻相御朝暮不絕蓋有
害於一時而利於千百載之下者天以情為吾宋王業之
資也遂上所謂黃金堤與交住對峙右柳下感今悼昔
賦詩以哀之曰昆侖一線破蒼崖劈歷飛聲起地來場
帝絕教湖水斷巨灵羞劈方華山開葩花漲滿通西洛
竹箭奔流逐吹臺午夜月明楊柳岸空餘月明笛聲
哀自泗州抵宿州歷南京至雍丘乃張許二公保障江淮
之地也昔胡羯梟鳴腥我嵩岱哆然四顧有橫吞天

下之志二公提孤兵徃疆虜扼東南咽領以江淮財用濟
中興非右烈丈夫疇能哉吾見其悲風擊地林木怒兮意
者南霽雲之嗚咽也古木蒼瘦恠石孤偉意者雷眷之
壁立也殘陽滿地餘霞一林則愛妾之血因尚在也寒雅
悲鳴林鳥爭飛則待童之精魄猶存也為之歌日胡兒
倚劍臂空岫范陽兵火燒天紅童閔失守火將死奎與
播遷岷峩中貌貅金甲照水雪戈頭盡是生民血鯨海
揚波魚鱉腥中原盡作天山月二公稷甲怒捨極聞軍前
裂食窮愛妾膏斧斧愁感蛾眉氣如縷花鈿室髻
誰復收壯士相看泣如雨霜刀扶藍肉米寒再造皇家

有英主椎心義骨慎講誓不得生榮有李郭論功初入
鶴樓閣刑已入騏驎閣自雍丘至陳留乃漢張子房所封
之攘地觀其以經

為王者師躡帝而封韓信迎四

以定太子名功成遂翻然徒赤松子遊謂豪傑之士矣使
當時擊文勝以不貨之軀填餓虎口是與荆軻聶政朱
郭輩同為匹夫勇矣烏能垂光虹蜺哉然而悠烏遐霧
脫軒冕如弊履則其所得有大還人者不知絕粒如芝拖
朝霞而餐之果能却老而正死乎所謂貴名公者吾意其
隱君子尚得從而游乎又不知記下兵符之書尚無悉乎
鄙夫漢庭之臣甘心昇護視死而顧胡不謝去朝市而

從子游也予為作招隱之詩庶已其未曰有玉人兮山之隅
騎瘡龍兮歌步虛劈荔兮女羅裙餐譎蓋兮披玉
書朝玉皇兮遊上都擗麟脯兮邀麻姑胡不捨此而來
兮而吾與俱又歌曰日旋月轉兮能幾時人間不可以
久留兮緇塵染子素衣何不讀青苔之篇兮歌白云
之詩玉書金蘭兮仙籍留名兮其庶已然沒右蒼虬
而矯青飛羽蓋弓張檣黃鵠引兮歸瑤池汝將捨此
兮安之自陳留至大梁曰汴州始禹畫為豫周封為魏
邠庸之始都楚漢之戰場今為開封府是謂京師也
思昔戰力之初壯士之悲吟戰馬之嘶風九江舞陽按

長劍而叱咤之地今則萬國之朝會集馬昔之鋒鉤交
加兩虎孟隅而相睨轅門刀斗羅黃戟而擁千刃以備
掩龍衣虞者今則方之玉帛赴馬昔之荒蹊斷整狸
魁狐兔之窟宅朝風兮而暮雨悲今則龍樓鳳閣正
玉繩而方紫極馬昔之白蒂 有鬪頭馬鬣之象
過其下者莫不酸鼻出涕今則龍池鳳沼集水戲而
競娛樂焉以至虞韶夏護犧琴瑤鍾者太常作也神
蛇龍焉鸞扇龜具者異方貢也天球河圖赤雁一白
魚者瑞物賓也丹禁紫宇格熊裂豕者上林樂也黑
鞞缺脚突騎勇也虎翼龍驤戰士踣也飛魚連橈居

人繇也輦金橐王大賈至也接櫓相望雉深新也法象窮極帝闕隆也鴛行鷺列百官入也龍墀日角天王明也環流積餼置傳士而劉郡書則庠序之說嚴也重研負笈起山菜而叩帝閣則群賢之樂而來游也至於其餘不可殫記虽班孟堅二京之筆左太冲三都之才揚子云五祚之手嵎夫芝房寶鼎之作敬金馬碧鷄之馳群不可得而窮矣當使曳裾金馬開下出入承名廬中厠迹於賢公卿大夫之列庶幾覩觀明庭之制作稔祖宗之故事尚能賦之覆將首執貴紙價詎可及哉

碧云霞錄一句

碧云霞者廐馬也莊憲太后監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又郁吾不信留以備上閑遂為卿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号之世以旋毛為醜此以旋毛為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范仲淹范仲淹收郡小鼓角声勢文龍有名者為羽翼故虛譽日馳而至泰知政事上自即位知仲淹無所有厭之而叅試以策進上咲曰老生常談耳目諭令求出遂為河東陝西宣撫使因復用後為鄧青杭三州專務燕游其政大可咲自謂已作批又知上厭之不復收

群小籠名士政底裏盡露也冲淹微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中尹為族弟仲淹及弟時姓朱名說角朱改范姓遂破囊與仲尹連名及為諫官攻呂許公而得罪仲尹尔遭逐自此家破囊有大資畜已為仲淹取給尽矣仲尹貧仲淹畧不撫其家

張現叅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有犯夜處者捕致之現撫案訊之曰有証見乎送者曰若有証見尔是犯夜左右無不大咲

鄭戠結中官黃元吉左邊外補戠同列戲曰天休走却余矣戠咲曰君不知我更有爺在其不知羞愧

如此

盛度以久任泣不上前遂叅知政事王傳文放度泣遂罷龍圖學士為拒叅副使蕭定基為殿中侍卿史有士人匿名次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開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敬於庶上既而貶之時有語曰殿院一声江滿子龍圖双淚落君前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父克封常為彥博父洞門容貴妃認克封為伯父又款士大為照於是誘進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上人織金線灯笼戴蓮花中為錦文又為秋千以

備寒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
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以嘗與姜父有旧然姜安能使
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是屬意彥博自成都
歸不久叅知政事具州王則效朝廷以明鎬往取之
賊將破上以近京憂之一自宮中語曰杭政大臣無一
人為公家子事者日：上殿無有取賊意妃亦令人語
彥博明日上殿乞身獨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往
軍至則鎬已破賊矣捷書至則鎬已破賊遂就格拜
彥博同平章事後目監察御史唐介拜疏言彥
博殿上而條奇錦事數仲質於上皆實事彥博

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籠灯
錦紅粉官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月繁錄一

趙叔向

月繁錄者西隱楚人所著之書也楚人間居多暇飲
酒讀書足以自娛有疑設隨即記之初無弟也昔蒯
生自名其書目雋永取肉肥而味長我則異於是殆
是眉山先生羊肉恰所謂終日摘剔僅銖兩於月繁之
間者自以名之西隱楚人趙叔何書于松間山居云

俚俗字義歸田錄云京師食否賣酸醃者皆大牌勝於
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餽從餽有滑稽

子曰彼家所賣酸餛不知為不知也呂余觀之山谷法
帖見於世者皆作酸醜韶畧上声集韻其陷同音在去
声注云餅中豆也篇韻皆無餛字不知歐陽從何得
也祖方言云閩西東謂醜為醜音軍或曰鬻音岑
或謂之醜餛而唐韻醜音讞鬻音尋其方言所音
已不同矣豈特此也今士大夫閩循相承信筆而書極
為未允因從陸法言唐韻則世間所常用者以示兒曹
具于居

謂人髮亂曰髮牟彭松音蓬松惺惚耳慧也胙肚音龍虹肥大也

歎以着取物四音西朗嗟嗟美声鎖鑰鎖鑰因鎖音須扁廔物之扁者曰下音梯

莢針物之不正上音喝杈以拳如土皆及痒惡瘡日痒膠脍形兒醜也刀坐未坐懷切自堆痠身軀痛也音酸

手足麻痺曰痒音頑香有馥香韞率物曰捷度

頭凹曰顛衽交天目深曰宵同上面不平聊同上声雜曰啍啍音啍

齒不齊曰齶跌躄以肩負物曰軛音躬身短曰銜未整日鏗鏗音

一斗曰一音人而色紫糖音唐脚細曰鈴釘今小兒曰綳褌下慈夜切

銛臭曰鉦魚臭曰鯉僕性曰劍利上音奏痛曰癩音形不定曰

左豫上音由飯不中曰飯音司深曰暱曉音鷗樞取其子曰

般手棋上音婆繫物椿曰抗沉不潔曰腌臢痠西平声衣敞音日

檻帛三又曰襤褸縷湯中淪音日音嶽音嶽不正曰音魁音間介

物在喉中曰瘞瘞攸獲塵土音墁音墁音不肖曰音偏解

或作掄堂或作毳並音塔况簾而不媚曰儻儻音或貢切

下首講屈曲曰翫翫音委傷酸曰齒斷所飽音啖啖音上物垂下

曰倅官上音高魚敗曰鮫音下都罪切縫衣曰總音東隱曰吃曰挖音東是生音下解

稅免圓曰顛音東素衰皮起曰敵大燒物曰爇音下羞慚曰

憊音上音廢下人醜曰醜音昌者不謹音上意音下羞音上搓音下瘦曰瘦音下

瘡省以水和麪曰溲音下有行不正曰躑音上躑音下點筆曰

衡筆瘡腫曰瘡音下炊染藍曰黧音下好覓曰俏音上俏音下船

不穩曰俏音上船不穩曰舠音下舠音下狼強曰恟音下勒米不住曰敲

與粘音下地退皮曰蛻音下唾濁曰渣音上渣音下酒曰發音下發音下苑音下灯

杖曰稜音下去曰支物不平曰

菟真弃物曰惜音下農具曰礪音下礪音下不伸曰趨音上趨音下

甌磚鹿舂米曰舂伐舟不穩曰舩音下尤抵頭曰至音下窟去水曰

斜豁垢曰垢音下

味懶書予頃在蕭山時地近武林一簇人家好養鷹一日有中

貴人以百餘千買一鷹去嘗見其几間有書一帙上

題味微二字初不曉取視之則皆飼鷹鷄之語字

書紙籍極皆如法問其所以得則曰吾父頃在北司

諸閣往來甚厚以此見遺且口飼養法皆可用也

嘗以二字徧詢相知莫有知者而味字徧韻皆所

不載說其誤書或谷于命字後見沈存中筆談載

養鷹鷗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以陸切三舒書目有味
漱書三與背養鷹鷗法及醫療之術始知讀書不廣
不可妄有訛訾也俱此書三兮言多鄙猥竊其名尔
或附益近事也

今人指傭二之人為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
作客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

香葦藥有所謂香葦字不見於篇韻獨本州識此字比人
呼為香葦南人呼為香蕒其實背音譌耳劉世延
為孫君作談圃其就館說甚覲綾醫家尔多不識
今士人就館聚徒背謂之就館尔語忌也按元后傳張

美人嘗任身就館今吳正仲漫方筆載王分甫嘗對
上日是時後官方有二就館也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is ruled with approximately 25 horizontal lines.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dark ink, likely a cursive or Gothic script, and is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extend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page, leaving a narrow margin on the left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watermark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scan, but it appears to be a continuous block of text.

